

史可法

新青年故事叢刊

大海書局印行





新青年歷史叢刊

蘇武	曹操	關雲長	岳飛	班超	諸葛亮	戚繼光	鄭成功	史可法	文天祥
----	----	-----	----	----	-----	-----	-----	-----	-----

新標準歷史叢刊

四才子	四美人	四貞烈	四烈士	四女傑	四名將	四奸臣	四忠良	四謀士	四君皇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歷史故事叢刊

一冊定價國幣

有編著權
印必究

主編者 任蒼 厂

出版者 大方書局

印刷者 大方書局

發行人 李協和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總發行所大方書局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序

『揚州十日』是滿清侵略中原戰事中最殘酷的屠殺。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鼓吹革命時，常有提到的；當時明末堅守揚州，領導揚州人民與清兵作殊死戰的便是名流千古的史可法。清兵因在揚州屢攻不下，損折兵將物資無數，屢次招降無效，揚州城內的人民在史可法領導之下，人人都抱必死的精神，直戰至食糧殆盡，人人餓到不能動彈，使清兵付下了相當巨大的代價，清兵始能進入揚州城，清兵爲了報復他們攻城時所遭受的巨大損失，竟在進城時即加屠城，在城內殘殺十日，城內人民全加殺害，創造了歷史上大屠殺的記錄。

然而正因爲滿清的殘忍，更堅定了人民復國的信念，促使每個人

民不可忽視當前血腥的教訓而趨於一致的目標上努力。史可法以他的領導之下的揚州人民，用血來寫下了這歷史上壯烈的一頁，向示萬世後的子孫們，作着有力的警示，鼓勵起人民的正義；雖然他當時祇是『成仁』而未能達到最高目的底成功，然而民族戰鬪精神的綿延與正氣的伸張，早已撒下了成功的種子。史可法與鄭成功在明代末年的民族自衛戰中，都是值得稱頌的偉大領袖。

編者輯述本書，願將史可法的戰鬥精神，使年青的朋友們加以深切的認識。

編者
卅五年八月廿四日

史可法目次

一	流寇橫行	民不聊生	一
二	奸佞當道	皇帝自盡	一二
三	顧全大局	消除私見	二六
四	引狼入室	國無寧日	三九
五	忠義互相惜	愛護愈關切	五三
六	誠感天地	義泣鬼神	六六
七	小人在朝	是非不分	七九
八	袍笏招魂	千古遺恨	九二
九	捨身報國	精神永存	一〇九一一六

史可法

一 流寇橫行—民不聊生

提起了史可法，使人不由得不聯想到宋朝的文天祥。

文天祥生長在南宋偏安，元軍南下，而朝廷昏暗，奸佞當權的時代，他盡了人臣的最後一點力量，雖然宋是亡了，但文天祥却是名垂千古，正氣長存。

這位史閣部史可法呢？

在沒有說到他的歷史事實以前，我們得先把當時的時代情形說一說。

明朝的末年。

流寇橫行着，盜賊多如毛，是一般人民當時最普遍的口號。

不問而知，那時的情景，是混亂到極點了。

這流寇中，最著名的；

一個是張獻忠，

一個是李自成。

因為：

天災的流行；

外患的蜂起；

兵變的迭生；

官吏的苛虐；

朝廷中亂於黨事；

於是，民不聊生，盜賊縱橫。爲了生活，不得不铤而走險。
李自成，便是其中的一個。

他原來的名字，叫做李成基。生來體魄魁偉，孔武有力。十三歲的時候，約了許多同伴到關帝廟去結盟兄弟。他把神座面前的一個鐵香爐，大約也有六七十斤重吧，舉起來向盟兄弟們示威。

「喂，你們瞧我要個把戲吧！」

他隻手擎了鐵香爐，在廟堂繞了一個圈，然後又放回原地方。大家果然都齊聲喝彩起來。

是的，他確有點兒勁。不喘氣，不紅臉；小小十三歲年紀，有這麼驚人的力氣，本來是難得的！

另外一個弟兄，用兩隻手去捧，還是毫不動彈啦。

大家又是一陣喝彩聲，成基，越發得意了。

可是，這時各處因為上述許多原因，人民的生活，真是如在

水火中一樣的難過，胆子大一點的，就約集了鄉人，做起殺人放火的勾當來。

李自成於是挨了名字，也率衆起來實行搶刦的生活。在起初的時候，力量當然不大，只因為朝廷中的大臣，都在鬧着意見，誰也不把流寇放在心上。

彷彿一個毒瘡，如果不在剛起的時候，用藥醫治，到後來一定漸漸潰爛得不可救藥。那時的流寇，正和這情形相像。

李自成發難後三年，居然已經擾亂了三省的地方。

到了崇禎十三年，李自成那裏，忽然有一個杞縣的舉人叫李信，和盧氏的舉人叫牛金星來投降了。

李自成本是個粗漢，從這兩個舉人去投奔他以後，正如虎添翼一般，勢力更猖獗起來。

李信向李自成建議說：

「大明天命已盡，如果你不趁這機會取得政權，將來怕要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李自成獰笑着：

「呵呵，我原有這個主意，不過你說明朝天命已盡的話，又有什麼根據呢？」

李信捧了一個策簡給李自成瞧，那上面寫着一句籤語：
——十八子，主神器。

李信指着上面的文字，解釋說：

「你瞧，十八子，不是姓李的暗示嗎？下面這一句，更不必說明了。」

李自成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對啦，天命不可違，我當順天行事啦！」

這原是鬼話，李信爲了要取信於李自成，他故意請了一個做卦的，假造這個策簡去獻給他，那裏真會有這樣的事實呢！

李信聽李自成答應了自立爲王的提議，便又獻計說：

「不過，大王應該要注意的，取天下，必須收買人心，如果人心歸降，事情要便利許多。」

李自成笑着問他：

「那麼，你說，我怎樣去收服人心啊！」

李信回答說：

「大王以後不要亂殺人，這種殺人放火的勾當，人民見了便

害怕，不敢親近大王了！」

李自成點頭說：

「這可以辦得到的，我下令就是！」

李信又說：

「第二件，到處都鬧着災荒，我們何不把庫裏的金銀，拿出來分些給窮人呢？」

李自成笑着，拍着李信的肩頭。

「好計謀，好辦法！我一定照辦！」

於是 he 命令部下，把搶劫來的金銀，糧食，有多餘的，完全都散給了災民。

人民正是民不聊生，困苦不堪的當兒，得了李自成給他們的恩惠，怎不滿心歡喜，一致擁戴他呢？

這樣，李自成的勢力，更是不可收拾了。

當時流行着的兩句歌謠：

——迎闖王，
不納糧！

關王就是李自成，可想而知，民衆對李自成的感情，是多親切啊！

李自成又下令：

兵士不許私藏金銀，
不許騷擾住民的家，
不許姦淫。

這命令可是爲了他的部隊，多是烏合之衆，收效非常薄弱。

不久以後，李自成已佔據了漢水的上游，於是就把襄陽改爲襄京，把明朝襄王的宮室，修葺做皇宮，自立爲新順王。

到了崇禎十六年，明朝守潼關的守將孫傳廷打敗了。李自成

的兵，一直進了陝西。

接着，他進攻西安，西安的守將王報子，不戰而降，自成便堂堂皇皇走進了秦王的宮殿。把西京改稱長安，作爲西京。

第二年，他改名自晟，立國號叫大順。

從他佔據了西安以後，朝廷才驚慌起來，但是，臨渴掘井，又怎能救快渴死的人呢？

李自成的大兵，沿着黃河，攻下太原了。同時居庸關也失守了，平昌也燒了。朝廷只是着急，却想不出一條妥善的計策，平定賊寇。

李自成一面固守着所奪得的土地，另一方面派部下裝成了商人的樣子，到明朝的屬地去做買賣。和明朝的部下接近，收買明朝的官吏，這樣明朝的機密，李自成都探聽得明明白白。

就是明朝派去的騎兵，本是派他們去偵察賊寇的情形，誰知他們却一去不再回來，堂堂皇皇的投降了賊寇了。

在西北擾亂的是李自成而在長江上流騷擾的那是張獻忠。

張獻忠向長江上游進攻，把武昌攻下了。

在武昌的楚王，被張獻忠所擒。

張獻忠也是一個殘忍得了不得的傢伙。他把楚王放在一個木製的囚籠裏，然後又沉在江中，活活的把楚王淹死。

他在武漢也和李自成在北方一樣，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但是他也和李自成一樣的聰明，把搶得珠寶金銀，拿出來賑濟一般貧民。

這時候，幸虧有一個明朝的將軍，他叫左良玉。看了這種情形十分不忍，那時他是鎮守湖北的。於是起兵討伐張獻忠，把他

趕出了武昌。

張獻忠從武昌退走，渡洞庭湖，到了長沙。不久湖南也不能立足了，於是又竄到廣西，竄到四川。

然後，在北方的情形，却完全不同，朝廷中的奸臣，只在奪權爭利，沒有那個注意到內亂的事情。

史可法又被派在安徽江西一帶和流寇作戰，這樣，北方的土地，幾全被李自成所蹂躪了。

二 奸佞當道——皇帝自盡

和流寇同時爲明朝亡國的禍根的，就是外患了。一個國家的興衰，內亂外患總是根本的原因。

明朝末年的時節，清兵在關外，屢次想乘機攻到關裏來。

那時候，明朝原有一個使清兵震驚的將軍袁崇煥，不過當時朝中因爲魏忠賢做宰相，他是個有名的奸臣，因此袁崇煥也退職隱居。

等到崇禎帝即位以後，忠賢得罪斬決，朝裏的臣子，也都順風轉舵，奸臣不敢出頭露面。

這時，有人奏請皇帝，復用袁崇煥。

崇禎帝立刻召崇煥到京裏，任他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他進京以後，崇禎帝問他怎樣用兵呢？

崇煥回答說：

「願陛下給臣全權，便宜行事。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遣將，內外事事相呼應，臣料五年便可收復全部遼東的地方了！」

崇禎帝聽了十分快活，便一切照他的調度。

崇煥又說：

「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姁功的人，未始沒有；他們雖然不以權力使臣掣肘，也可以拿主意使臣的建議沒有效力的。」

崇禎帝聽了這樣懇切的話，非常感動。站起來握着他的手說：

「卿不必過慮，朕自有主張的。」

這也難怪崇煥的多心，過去皇帝昏憤，聽信讒言，被排擠罷

點，不得完成志業的例子太多了。

從這一段事實來瞧，崇禎帝似乎不是昏憤的帝王，但是，事實總究是不能掩人耳目的啊！

崇煥到職以後，整頓營伍，撫慰商民，軍容又重行振作起來；同時又整理部下，嚴申紀律，凡是無功受祿的一律降點，爲國盡忠效勞的，皆按功績升拔。一方面實際核算軍餉，每月省去浮支一百二十萬。

只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想見當時朝廷軍政的腐敗，而袁崇煥的克盡厥職。

可是，他到職剛三月，清太宗已率師進攻。數十萬大兵，會師遵化。

崇煥一得了警報，即日督師入衛。誰料得到清兵破了三屯營

，越薊州西攻北京了。

崇煥立卽引兵疾馳到京，和清軍鏖戰，清軍不敵敗退。

這時，魏忠賢的餘孽溫體仁，他總想趁機會推倒朝廷中的執政大臣，讓自己鑽進內閣做宰相；他一瞧這情勢覺得機會來了。

他暗向崇禎帝說：

「呵，這次清軍的進關來，實在有些可疑啊！」

崇禎帝問他是怎樣的意思。

於是，他不顧一切的，把心裏預定的讒言，全部說出來了。

「崇煥引敵逼和，居心叵測啊！」

當初，崇禎帝還不大相信，可是另一個湊巧的事又發生了。

清兵入關以後，捕得了兩個明朝的太監。

清太宗立刻派人假意耳語着，而一方面却使那兩個太監竊聽

這耳邊的密語。

「今天皇上的退兵，是一種秘密的計謀呀。剛才望見皇上單騎向敵的時候，敵軍中派了兩個人來見，說着好半天的話才退去。聽說袁巡撫有密約，這事大概總能成功了！」

太監中一個姓楊的，乘着守鬆懈的時候，就逃歸京城，把這所聽得的消息，完全告訴了皇帝。

崇禎帝一聽這話，便相信溫體仁所說的話是真的了。他就立即召崇煥進宮，把他拘押起來。

大學士成基命再三叩頭，請崇禎帝慎重處置。

崇禎帝怒說：

「慎重就是因循，因循便可誤事，什麼用？」

成基命又叩頭說：

「兵臨城下，不比平常！」

可是，崇禎帝完全不理。

魏忠賢的餘黨，王永光，高捷一班奸佞，都眼見報仇的機會到了。以前是忠臣彈劾奸邪，現在是奸佞攻訐忠義的時候。

大家都一致奏崇禎帝：

「崇煥責國欺君，罪浮秦檜。」

崇禎帝，就把謀叛逆的罪名，加給崇煥，這樣，一個忠義報國的大將，便受了凌遲處死的大刑。

明朝當時的內政，從這一件事事實上，已可以明白究竟哩！

一句話說得盡，大家都是滿足個人利慾，任何設計誣陷的勾當都幹得出來。

小人只認識勢力，不知有是非；只是貪富貴，不知有國家，

明朝滅亡的命運，已經深深注定啦！

在清兵獲得了滿意的議和條件出關的時候，李自成却又趁着這殘敗的局面攻到京城裏來了。

崇禎帝真是跟在夢裏差不多，他聽了李自成到北京的噩耗，向許多大臣們問着：

「怎麼賊兵來得這樣迅速哪？」

但是，大臣們只是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除了流淚哭泣以外，却慌張得拿不住一個主意。

接着，李自成的兵已在攻打九門的消息也報上來了。

這還有什麼辦法呢？

京裏的糧食，已沒有多少了。

京裏的守衛，也是寥寥可數了。

崇禎帝只好把內侍派出去守城。然而李自成的兵早已在彰德

門駐紮着，無論怎樣的皇宮已守不住啦。

那時，剛是黃昏時節，黑暗吞沒了一切，這景象，正像明朝的命運，已被賊兵掌握着相彷彿。

太監宥涼化却從容地開了彰德門，讓李自成的兵進來。

雪亮的刀槍，在黑暗中閃動，

通紅的火把，滿街市照耀着。

喊殺聲，號哭聲……

京城的天空中，籠罩了血腥腥的氣氛。

「唉，大勢已沒有挽回的希望了！」

崇禎帝望着四周，沒有一個侍臣在身邊，他幾乎痛哭起來。養兵千日，用於一旦。

但是，他所養的兵士，如今又在那裏呢？

他獨自走出宮廷，向萬歲山頂上走去。

「唉！這是怎樣的浩劫哪！」

崇禎帝嘆着氣，真不忍再瞧那種悲慘的景象了！

火舌熊熊地，

黑烟瀰漫着；

男女老幼們的哭聲，

兵士屠殺的吆喝聲，

他彷彿像在做着一個惡夢，但這夢境却是十分真實的，一切

都就在眼前。

「我的百姓們，我怎忍你們爲我受這種痛苦呢？」

崇禎帝在山頂上徘徊了一會，只得又回到乾清宮裏。

「給我拿酒來！」

他從侍從那裏接過了酒瓶酒杯。

一杯，

兩杯，

三杯，

……，

……，

然後向皇后瞧了好一會，說：

「大事完了！」

宮裏的人，都圍着他號哭起來。

一會，他又把太子永王定王派人送到外戚周家去，一邊

又對宮人說：

法子吧！」

皇后抱住了崇禎帝，號哭了一會，然後站起來說：

「妾事陛下，已經十八年了，可是總沒有聽過我一句話，今天，我還有什麼話說呢？」

她走進裏邊，自盡死了。

崇禎帝像瘋狂了一般，一手提着寶劍，踉踉蹌蹌走進內宮，一瞧，皇后已自縊去世了。

「哈哈！你死得正對！」

接着，他又衝了出來。

一個女兒剛從裏邊出來，她剛喊出「爹爹」，崇禎帝把手裏的寶劍一揮，砍去了她的左臂。

崇禎帝嘆着氣說：

「你爲什麼要投生在我家裏啊！」

他再舉起劍來，但手臂已軟得沒有勁砍下去。

這時，袁貴妃也出來了。

崇禎帝立即大喝說：

「你還不去尋你的死路嗎？」

袁貴妃哭着跑到房裏，她戰抖抖拿了絲帶勒住自己的項頸。

可是，她手臂軟得舉也舉不起來。

「沒有用的傢伙啊！」

崇禎帝舉起劍，直往她的腦袋邊砍過去。

劍削去了她的右肩，袁貴妃也死了。

他瘋狂似的，把寶劍撇去了，接着換了一枝三眼鎗，奔出宮

門來，在街市上沒有目的地奔來奔去。
到天快亮的時候，喊殺聲已逼近了。
「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崇禎帝嘆了一口氣，就走到煤山壽皇亭上。他知道沒有活命的希望，於是解下腰帶，自盡死了。

第二天早晨，人們才發現皇帝縊死在煤山。他的頭髮披散着，衣襟上有這樣一段絕命書留着：

「朕登極，有七年，逆賊直逼京師；朕雖德薄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可去朕之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這天早晨，細雨迷濛，後又飛降雪花，在這悽涼的情景中，城陷了，皇帝死了，誰都覺得悲憤填膺。

只有成國公朱純臣，還是像在夢中一般，他不但降了李自成，還以爲帝后都沒有死，後來聽得別人說崇禎已自盡於煤山。

他才點點頭說：

「呵，皇上死了嗎？」

於是，他才派人買了一具棺材，把崇禎帝收殮起來，停在偏殿裏。

但是，守靈的除了幾個老太監以外，所有的臣官，全都奔走自己的仕途，誰也不記得自己的皇帝了。

雖也是一朝的天子，但是，結局是多麼悲慘哪！

三 顧全大局——消除私見

當崇禎帝自縊煤山，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時候，史可法正擔任着南京的兵部尚書的職務。

警報傳到江南，史可法握着拳，咬牙切齒地哭着向將士們說：

「先王殉國了，我們又何忍偷生呢？如果不把已經失去的土地收回，真是對不起國家豢養我們的一點意思啦！」

將士都願意服從史可法的指揮，誓師勤王。

於是，史可法就傳令三軍帶孝，宣誓報仇。

當他的兵馬剛渡江到浦口，却聽得福王潞王狼狽逃到淮安的消息，而且北京又完全陷在賊寇的手裏了。

部下的將士建議說：

「這時，先王已死，國家沒有主宰的時候，尚書帶兵北伐，雖然是忠心報國，爲先王報仇，但是蛇無頭不行，我們應該先把內部整頓一下，於後再出師討賊，這樣一定比現在進兵來得有利益。」

史可法聽了這建議，覺得很不錯，便即回到南京，和鳳陽的總督，駐在南京的大臣們商議進行的辦法。

南京的許多大臣，商議立儲君的時候，除了馬士英，阮大鋮以外，都贊成立潞王爲君。因爲福王有下列幾種理由，不應該立他爲帝：

- 一、貪婪；
- 二、荒淫；
- 三、酗酒誤事；

四、不孝；

五、暴虐無道；

六、不讀書；

七、干預政事；

大家以為過去國家的腐敗，都因為帝王本身不正，不能掌握主權，如果再蹈覆轍，那是前途一定不能有良好結果的。

但是魏忠賢的餘黨，馬士英，阮大鋮，他們都反對立潞王。他們可以利用福王的昏庸，掌理政事，就堅持反對立潞王爲帝的意見。

並且，他們怕史可法這班人不同意，就勾結了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劉洋清，高傑等發兵以武力擁護福王。

史可法本來已告訴馬士英，說明福王不可立帝的七種理由，

但是如今見他們一定要擁護福王，他也不願再堅持自己的主張了，而且，他還勸導別的大臣說：

「既然馬士英願擁護福王，我們又何必堅持呢？這時候，一切都應從大局着想，難道還可以逞各人的心意，再鬧私見嗎？」

他就迎福王到南京，奏請福王監國。

監國是什麼意思呢？

崇禎帝因為還有太子流落在民間，不知下落，不明生死。將來如果回到南京的時候，依然可以奉迎太子即位。到那時候，福王就應該退位，監國是暫時代理皇帝的職權吧了。

在這種國家情勢危如累卵的時候，大臣們正應該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但南京的幾位大臣，却全不顧到國家的地位，儘自爲

了個人的權利着想。

監國福王登基的第一天，大臣們公推了幾個首相，請福王任
命。

一個是史可法；

一個是高弘圖；

一個是姜曰廣，

這三個原是許多大臣公意所贊成，而且知道他們一定能夠勝任愉快。

然而，馬士英的黨徒劉孔昭却憤憤地插嘴說：

「你們的推舉他們三個，究竟有什麼標準呢？難道我就不可
以做宰相的嗎？」

大家都斥責他的狂妄。

孔昭恨恨地說：

「這像是分贓，你們以爲這樣就可以把贓物安安穩穩的到了手嗎？可是你們不願意我做宰相，難道馬士英也不夠做宰相的資格？」

他說着，聲色俱厲，彷彿因爲他是馬士英手下的人，而馬士英那時握着兵權，正可以用武力來脅迫大家的。

大臣們有的雖主張不理他的意見，但是史可法說：

「這時無論做宰相，做內侍，甚至做一個小兵，都是爲國盡責任。國家危難到了這樣的步，決沒有什麼權利可言。」

大家聽了他的話，才又加推了馬士英做宰相。

但是，劉孔昭又說：

「笑話，你們以爲我是給馬士英爭着個宰相地位嗎？老實說

，大臣中有本領的人多得很。阮大鋮不是一個傑出的人才嗎？」
可法解勸着說：

「這怎麼行，阮大鋮是先帝欽定逆案中的人，怎可隨便提出來呢？」

劉孔昭只得默默地不說話了。

福王就任命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做宰相。

可法仍掌兵權。

士英也依舊在鳳陽督師。

馬士英接到了這個命令以後，不禁大怒着說：

「你們當我是什麼人？給一個宰相的空頭銜給我？我非叫你

們瞧瞧我的手段不行？」

他立刻擁兵到南京來，而且對福王奏了史可法以前說過的不

可立福王爲帝的七大理由。

這樣一來，幾乎大家又鬧起意見來，而發生內訌了。

同時，馬士英的一派人，都又主張把福王立爲正式的皇帝，取消所謂代理的監國名義。

一般忠義的大臣，像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聽得了這個消息，都紛紛來跟史可法商議。

史可法一邊勸慰大家，一邊又鼓勵大家，他說：

「我們一切都可以忍耐，何必爲了名利爭執起來呢？先帝死了，國家破碎不堪，難道還有閒工夫爭個人的權利嗎？」

呂大器說：

「我們並不是爭權利，只不過馬士英這樣藉武力挾制，實在不是國家之幸福！」

姜曰廣也說：

「與其在這裏也弄不好，我們不如早一點走，讓他們去幹！」

史可法說：

「不管怎樣，我們總盡力替國家做事，事情的成功不成功，現在又何去顧慮。你不做，我不做，誰來做呢？馬士英要當權，只管讓他去當權好啦！我可以離開南京，腳踏實地的去做一點更實際的工作不好嗎？」

呂大器問：

「你預備走，到那裏去呢？」

史可法笑着回答說：

「我所以離開南京，是爲了要避免內部的衝突，不是不願幹

下去的意思。我是預備督師淮揚，這不是更實際替國家做事嗎？

」

姜曰廣說：

「但是，我怕南京的人民，却不能放你走哩！」

史可法說：

「假使大家都能暫時忍耐，合力爲國家着想，我一定可以離開這裏。」

大臣們聽了史可法的勸解，也都答應了。

這一方面，馬士英就扶了福王正式即帝位，第二天他就入閣辦事。

馬士英入閣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把江北地方劃分四鎮：

一、劉漢清管淮海，駐淮北，經營山東一路，封劉漢清爲東

平伯。

二、高傑管淮泗，駐泗水，管開歸一路，封高傑爲興平伯。
三、劉良佐管鳳壽，駐臨淮，管陳杞一路，封劉良佐爲廣昌伯。

四、黃得功管滁和，駐廬州，管廣固一路，封黃得功爲靖南侯。

因為馬士英的擁立福王，全靠這四個悍將的協助，如今大權在握，想封爵位，分土地，以表示答謝他們的幫忙。

史可法出京到淮揚去督師的意見，馬士英聽了自然十分高興

。這時，不幸的消息，却又接着傳來了。

吳三桂引了清兵進關來，把李自成趕走了，但是清兵佔據了

北京。

這真是所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明室江山的恢復，真是大不易的啊！

馬士英却趁了這機會向史可法說：

「如今清兵進關了，他們雖然把逆賊李自成趕出了京城，但清兵怕也不肯輕易就此罷手，將來萬一再派兵南下，你有什麼意見呢？」

史可法笑着回答說：

「我想出鎮淮揚，就是爲了將來的打算，我現在應該立即動身啦！」

馬士英說：

「那是好極了，這江北的四鎮，也是必須有人監督才行，你

就兼做督師的工作好不好？」
史可法說：

「我沒有什麼好不好的意見，只要對於國家有利益的事，雖

赴湯蹈火，也所不辭！」

馬士英點點頭說：

「有你去督師，可以抵禦南下的了！」

當史可法出京的時候，臣民都想挽留他，大家喧譁着說：

「爲什麼奪去我們的史公？」

馬士英見大家都這樣熱烈的擁護史可法，便故意向大家解釋。
「史督師是到前方去抵禦清兵的，只有他去，才可以保得住
我們的江山，所以他不做史閣部了。」

誰又知道這是史可法爲國家而犧牲個人的苦衷呢？

四 引狼入室——國無寧日

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盡殉國了，許多以利祿爲目標的臣子，都降的降了，逃的逃了。

明朝的平西伯吳三桂，原是守寧遠的大將。

北京給賊軍佔領，皇帝自盡在煤山，有氣節的人，聽了都十分悲憤，想方法報仇，但是吳三桂却不是這樣的人。

吳三桂的父親叫吳襄，他部下有四五萬精兵，在北京危急的時候，崇禎帝曾下詔給他，要他提拔精兵，前去救駕。

吳襄奉到了皇帝的詔書，就帶了兵到京裏去，留吳三桂守關。

但是，他的軍隊剛到半路，已得着京城被賊兵攻破，皇帝自

盡的消息，他說：

「京城攻破了，皇帝也死了，我還去做什麼呢？」

部將中有人勸他，勤王救國是我們帶兵官的責任，但吳襄却笑了。

「我就是把李自成趕跑了，誰來賞賜我的功績呢？何況李自成的勢力太大了，萬一戰不勝他，損兵折將，以後誰給我補充呢？」

於是，他在北京的附郊，把軍隊停駐下來，沒有入京，他好像是個旁觀者，國家的存亡，跟他沒有關係一樣。

吳三桂聽得了這個消息，立即派了一個部下，攜帶了他的親筆信，到瀋陽清廷去請救兵。

這是清廷所夢想而不能得到的好機會啊！

清廷的睿親王多爾袞，一接到吳三桂的請援信，真是快活得跳了起來，一邊寫回信給吳三桂，一邊立刻帶兵進關來。

多爾袞帶了八旗的兵到山海關外，吳三桂親自開關出迎。

在北方明朝的守將，把土地主權雙手捧了讓給人；在南京奸佞馬士英阮大鋮，只爲了個人的私利在那裏橫行跋扈，爭權奪位；

史可法處在這種惡劣艱苦的境遇中，獨立奮鬥，想挽救國家於萬一，他的忠心是多麼值得我們的欽仰，他的行動，更是多麼值得大家的效法啊！

吳三桂迎清兵進關的消息，瞬息間就傳到李自成的耳鼓裏了。他憤怒地拍着桌子，大聲說：

「我們都是漢人，爲什麼要去向滿洲人搖尾乞憐呢！不要臉

的傢伙，把我們漢人的台坍盡了，我非打平他不可」！
李自成就命部下向山海關進發，他自己也帶了精兵，勇敢地來抗拒清兵的進關來。

他佔據了北山的沿岸，排成了陣勢和清兵抗拒。李自成的部下已經過了許多次的戰事，打起仗來，勇敢得很。

清兵和吳三桂的軍隊，跟李自成的兵馬，交戰了許多次，總不能得到勝利。

當時，吳襄知道自己的兒子，投降了清朝，便寫了封信去斥責他。

但是吳三桂笑着說：

「我父親自己不忠，却責我不孝，不是太滑稽嗎」？
吳三桂立即寫回信給父親，其中便有「父不能爲忠臣，兒自

不能爲孝子」的話。

有其父必有其子，這話真一點不錯啊！

多爾袞見許久打不勝李自成，於是和吳三桂商議。

吳三桂說：

「聽得我的一個小妾陳圓圓，給李自成部下擄了去，我也非報這仇不可！」

多爾袞說：

「不是他的兵，非常勇敢，打進去確是不容易，你有什麼良策呢？」

吳三桂說：

「李自成的兵，多半是烏合之衆，沒有經過訓練，他所以能夠堅守不退，只憑着一時的銳氣，能夠破了這銳氣，就行了」。

多爾袞說：

「很好，你的话不錯！我們把大兵集在某一點上總攻，能夠突破某一點時，全軍便可以破了」。

多爾袞和吳三桂想定了這種突破的戰略，戰爭便接着開始。

這是一幕激烈的戰事：

喊殺聲，鼓號聲，驚天動地；

鮮紅的血，黃垠的沙，混合地在空中飛舞；

滾滾不停的風，

東奔西馳的馬；

塵土飛揚，

幾乎把陽光也湮沒成黑暗了。

多麼劇烈的戰爭啊！

一陣號角聲起處，

幾百匹馬隊，從陣角上衝了出來，後面全是有辮子的兵勇，提着雪亮的刀，向李自成的陣線上衝殺過來。

李自成正在一座小山阜上督戰。

「完啦，辮子兵衝進我們陣地中了！」

這一聲喊，聲音抖動得多麼厲害。

接着又是一聲呼叫：

「滿洲兵衝過來啦！」

他還沒有說完，就立刻跨上坐馬，像飛一般向後面奔逃。

「嘩啦！

嘩啦！

殺！衝！

衝！殺！

清兵像潮水似的奔馳過來。

「大王不見了」！

李自成的隊伍中，傳遍了這消息，於是軍隊像排山倒海的潰

散了。

哭，喊；

叫，罵；

刀光，血花，

馬蹄，人頭，

……
交織成一幅悲慘的畫圖。

這不是古戰場，乃是清兵入關最慘酷的一幕。

李自成的部下，自相殘殺，自相殘踏，死的傷的，真不知有多少。

沙場上，河灘邊，滿積着屍體，流溢着鮮血，殘日映照着黃色的沙場，天空都變成血紅的一片。

李自成策馬狂奔着，一直跑到了永平府。

他走到北京的城郊，立刻衝入吳襄的營裏。

「不爭氣的兒子，總是不要臉的父親養下來的！」

李自成罵了一聲，嚓的砍落了吳襄的頭顱。

他咬牙切齒的奔進明宮裏，把所有宮庫裏的金銀，完全聚集在一間大殿裏。

爐火熊熊地燃燒起來，火焰吞沒了金銀首飾。不多時，就融成了好幾千個金銀餅，每個幾十斤重，派人送到西京長安去。

他還不夠雪憤，肚子裏的怒氣，一股股直往心胸上湧。

「放火」！他命令部下。「把宮殿都燒了！李自成住不成，可也不能讓這班不要臉投降異族的傢伙來享福」！

火光，黑煙，照耀了全城，籠罩着大地！

足足有三天，北京城裏分不清晝夜。

多爾袞跟着吳三桂，搖搖擺擺地進了朝陽門，他在明宮中發施命令了。

無恥的明朝臣民，都排了香案，點起了紅燭，迎接異族的辦子兵來平定京都。

紅燭却流着淚，不忍瞧這種奴隸式的情景。花朵也垂了頭，不忍見那樣的鉄蹄踏進這嚴莊錦繡的山河。

多爾袞確是聰明，他知道民衆不會忘記崇禎帝在賊寇進城自

盡煤山的慘劇。於是 he 下令：

「無論臣民，一律穿孝三天，替先皇誌哀！」
這巧妙的計謀，確是使臣民都同情了。

「滿洲兵是義軍，他們是救苦救難的救世軍！」

這一種意念，在北京民衆的淺薄腦海裏蕩漾。

清兵把李自成趕到了陝西，但是他們進關的目的，決不是只爲了替明朝驅逐流寇。

最要緊的，是怎樣奪取明室江山的全部。

多爾袞在平定了北方以後，立刻下令。

——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所有投誠的官吏民衆，都該難髮，換清朝的裝束，誰反抗，就處死！

這樣，滿漢種族，已失去了平等的關係，換句話說，清朝已征服了明室，滿族開始奴隸漢人了。

但是在黃河以南的許多省份，許多人民，却依然不曾受着滿洲的清兵所蹂躪，史可法督師淮揚，更不能讓清兵越雷池一步啊！

多爾袞知道史可法是一個英雄，而且民衆對他非常擁戴，因此很敬畏他。多爾袞親自寫信給史可法，勸他投降清廷，一面責以大義，一面賜以富貴。

史可法知道多爾袞無非是一種手段，於是就寫了一封回信給他，信中末尾有這樣的話：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明府寧不聞耶？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逐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

，祇歲輸以金繒，回訖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民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厥此幅幅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貴國豈其然耶？」

這一段主要的意思，是說明：

——清廷本是明朝屬封的國家，你總也知道的。

——現在爲了我國有患難，特來幫助，這種大義之行，一定也可以稱頌在歷史上。

——從前契丹和宋議和，回訖幫助唐朝；他們也僅僅受了金銀綢緞的謝禮，並不想奪取土地，何況你們的興師，是爲了仁義友好的關係。

——倘若趁我國危難時，棄好尋仇，想我們的土地，那是不

但仁義所不容，而且要給別人恥笑了。

他的措詞，娓娓動人，立意更是正大光明，多麼使人感動。但清兵原是爲了奪取中原而進兵的，又怎能因史可法的一封信而停止進攻呢？

不過，史可法在那樣外患內憂交迫的當兒，抱定了他的堅決的意志，發揚他爲國犧牲的精神，却足使人五體投地了。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史可法的歷史吧！

五 忠義互相惜——愛護愈關切

史可法，是大興籍詳符人。

他的父親叫從質，母親尹氏。

在尹氏懷胎足月的時候，忽然夢見文天祥到他家裏來。第二天，就生了可法。

從質聽了妻子告訴他做夢的經過，便很高興，他拍拍可法的小手說：

「如果你將來正和文天祥一樣，那也不辱沒史家了！」誰知後來他的話果然應驗。

這雖然是一種傳說，但也可以表示史可法的父親，對他的兒子是抱着怎樣偉大的希望啊！

在明朝的時候，八股取士，是一種考試法，在天啓帝元年的時候，史可法也入京應試，他在一個古寺中住着。

那時，直隸的巡按左光斗，他兼着提督學政的職務。

左光斗是一個清廉盡職的人，他常常換了平常人的服裝，帶了侍從，到處巡行，考察民情。

這一天，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傍晚，他帶了侍從，巡行回衙，走過古寺的時候，風雪忽然猛烈起來了。

「不如在古寺裏歇一歇吧，等雪降到小一點。」

他走進古寺裏，在廊下閒眺。

因為左光斗穿着便服，寺裏的人都不注意他，只以為他是個平常的過路行人吧了。

忽然他瞧見側室中有一個青年人，伏着案睡着了。

桌上放着還沒有草成的文稿。

寒風習習地吹來，吹着青年人的頭髮，雪花也飄飄地飛進室中。

這樣冷風吹着那個青年人，但他依然熟睡着，一點也不覺得

「多麼好睡啦！他一定是晚間用功過度，失了眠，因此到了傍晚，精神已支持不住了」。

左光斗想了一會，便走去瞧那桌上的文稿。

文稿雖沒有完成，然而詞意清朗，文筆犀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唉，這樣睡着，不是容易受寒的嗎？」

左光斗解開了自己的衣服，脫下一件貂皮的外褂，蓋護在青

年人的身上，然後輕輕關上門，走到殿裏。

寺中的方丈出來招呼客人了。方丈邀左光斗去喝茶。

左光斗問：

「那走廊前的一位青年，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嗎？」

方丈和他點點頭。

「他是到京裏來應試的，名字叫史可法」。

左光斗把史可法三個字，牢牢記在心裏。

不久，考試開場了。

考吏喊着史可法的名字。左光斗仰起頭來向他一瞧，見他果然生得相貌奇特，舉止大方，是一個傑出的人才。

在考試完畢以後，左光斗就在史可法的卷子上，寫着「第一
名」三個字。

應試的人，在榜上錄取了以後，照例，應該去叩謝督試的官員，表示感謝他提拔的意思。

史可法去謁見左光斗了。

左光斗和史可法談了一會，高興極了。因為史可法不但文字秀麗，而且談吐也非常流利。又其是在言語間表現着一種忠義的情緒。

他立刻攏着史可法的手走到內室，介紹給他的妻子說：

「這是史可法。我們幾個孩子，都是平常得很。將來能夠繼承我的志向的，一定是他！」

史可法的祖父，雖然做過黃平的知州，但史家一門，都是清貧自給的，所以在那時候，家境更是十分清苦。

左光斗佩服他的才學，又憐惜他的境遇，於是把他帶到署裏

，教他讀書。

左光斗白天要治理政事，只有晚上才有點空閒，因此他倆評論書史，研究學問，常常到夜半的時候，還不曾停止。

同伴中見左光斗這樣看重史可法，便笑他愚妄。

左光斗笑着說：

「這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

同僚說：

「你以為他面貌生得奇怪，將來便有出息的嗎？」

左光斗只是微笑，並不答話。

那時，朝廷中是魏忠賢當權。有一天，他到涿州去進香。他的黨逆阮大鋮獻百官圖，供獻他對於殺害忠臣的意見。魏忠賢高興得很，他就按着圖中的指示，殺了許多好人。

左光斗是一個正直勇敢的忠臣，就上奏到朝廷彈劾魏忠賢。

魏忠賢想不到左光斗對於自己這樣大胆，就派人誣告左光斗私通叛將，收受賄賊的罪名。

於是左光斗被捕入獄了。

同樣，史可法的環境，也受了很嚴重的打擊。

左光斗被捕以後，便嚴刑拷打，逼他招供。

五天一追贓：

棍打四十，

拶一百，

夾杠五十；

史可法天天在獄門外徘徊；只聽得裏面木棍和皮膚接觸的聲音，和慘厲淒絕的呼叫。

他想進去探望一下左光斗，但是防伺得十分嚴密，總沒有機會可以進去。

不久，逆黨因爲得不着左光斗的口供，就命用刑官炮烙左光斗。

史可法聽了這消息，用拳敲擊着自己的心胸，哭着喊：

「我的天哪！左公還有活命的希望嗎？」

他決心到獄裏去探望一次。

朝廷中賄賂橫行，官署裏自然上行下效，他知道只有拿金錢去運動看守人，或者有一點希望。

史可法是一個窮書生，他那裏有這些錢呢？最後，他把衣服完全質典了，湊得五十兩銀子。

他捧了這些銀子，去見看守人。

「他是我的老師，聽說已經快死了！所以我想和他見一次面，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

看守人爲了五十兩銀子的面上，就答應他了。

「可是，這裏看守得十分嚴密，尤其是你是他的學生，若給丞相知道了，大家都沒有命了。」

史可法說：

「你總可以，替我想點辦法罷！我將來有機會，一定不忘記你的恩賜的。」

看守人想了一會，就說：

「好吧！這裏沒有別的人可以進來，除非你能喬裝着收拾廁所的糞夫。」

史可法回答說：

。」

接着他就跪在看守人面前。

看守人見史可法這樣誠心，就引他到家裏，替他換了破舊的衣服，着了草鞋，臉上也塗了泥穢，背着籃，手裏拿了長鑊，走到獄中。

到了裏邊，看守人使了一個眼色給史可法，告訴他左光斗的囚室。

史可法走到鐵門前，從鐵柵中望到裏邊，只見左光斗席地坐着，他的背靠着牆。

史可法舉目向左光斗望了望，他的面貌已不能辨識了。左膝蓋下面的筋肉，也已經完全落脫了。

史可法跪在左光斗的跟前，抱住了他的右腿，嗚咽起來了。

左光斗聽得史可法哭泣的聲音，但是眼皮已封固着張不開。

他用手把眼皮拉開，只覺一股光輝射了出來，彷彿是一條閃電。

「蠢貨！這裏是什麼地方？你來幹什麼？」

左光斗憤怒着說：

「國家壞到這步田地，我已沒有活命的了！但是你還這樣看輕自己，不顧大義；那麼，天下的事情，還靠誰啊？快走，不要等奸人再陷害你！你再不走，我立刻就撲殺你！」

他說着，用手摸索着枷拷，舉起來，向史可法擲擊過去。史可法嚇得話也說不出，趕快逃了出去。

後來，他常常向同伴說：

「我的老師，真是鐵石心腸的人啊！」

史可法從獄中出來，便去拜訪左夫人。

那時，左光斗已經暗中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所以左夫人一見史可法，便說：

「你的老師有信來了，他不要你再去探訪他，以後，你應該牽記着他的吩咐才對！」

接着，她把左光斗的信，遞給史可法。

史可法讀了不禁流下眼淚來。那信中有這樣幾句話：

「……他做他的事，何必來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不測，窺伺者耽耽；今後勿再讓他來，添我煩惱……」

……

從這幾句話中，可見看得出他怎樣的愛護史可法。和對於史可法怎樣的期望。

左光斗死後，史可法又賄賂獄中看守人收他的屍體。

可是這時天氣非常炎熱，屍體不幾天已經腐爛了。而且，他因受着炮烙刑，體膚也早已不完全。因此，只認得他的衣帶，才把屍體收來。

史可法常常對人家說：

「我的老師待我這樣關切，我真不知應該怎樣報答他？」所以史可法後來所以那樣忠勇爲國犧牲的精神，左光斗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

六 誠感天地——義泣鬼神

可法中進士以後，歷任西安府推官，歷遷員外郎，右參議等
官職。

後來福王在南京卽位以後，史可法便督師准揚。

福王聽了馬士英的話，也曾向清廷提過和議的條件。

那條件有四：

(一)天壽山特設園陵，厝先帝的墳墓，把二王太子的神櫬
也葬在那裏。

(二)割山海關以外的地方給清廷。

(三)每年給清廷餉銀十萬兩。

(四)國號則隨意稱呼。

但是，福王這種條件，又怎能使清廷滿意呢？

這樣，清兵便決意向江南進兵，以期達到吞併明朝的目的。而南京政府中，大家都只顧自己爭權奪利，把國家的問題，擱置着不管。

史可法奉令出鎮淮揚以後，馬士英封贈給四個悍將的土地官職，他們並不以馬士英的對他們討好，放在眼裏。

他們還以為朝廷分配不公，就起兵各自爭奪，並且進兵攻揚州。

高傑的兵先到揚州。

高傑和李自成本來是同鄉，他們一同起事的。李自成的妻子邢氏，很壯健而且多智謀。

她愛高傑的勇敢，剛直，便和他發生了愛情。

但是事機不秘密，這消息給李自成知道了。

李自成很氣憤，想殺掉高傑和妻子。

於是高傑便和邢氏一同逃到明朝來投降。因為高傑很勇敢，而且也會打仗，因此便封他官職。

這所封的四鎮中，高傑的兵力也很強盛。

不過他是個綠林出身，對於紀律，十分疎忽，常常殺人放火，擾亂鄉里。

高傑兵到揚州的時候，揚州的居民，知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所以就組織了義勇軍，守城拒絕高傑進揚州。

高傑聽得這個消息，震怒極了。他立即下令，非攻下揚州，決不退讓。

劇戰了三天，揚州終究給高傑攻破了。

「瞧究竟誰的力量大，今天攻下城，我非得報復揚州民衆，拒絕我進城的仇恨。」

他便下令屠殺。

滿城街道上，堆滿了居民的屍體。

不但高傑這樣，其餘的三個悍將，黃得功，劉漢清，劉良佐也都起兵，用武力爭奪自己的地盤。清兵還沒有南下，內部却起了內訌。

史可法瞧了這種情形，十分痛心，他便向黃得功，劉良佐，劉漢清爲他們調解。

這三個悍將，已漸漸就範，所剩下來的，只有一個高傑了。

高傑對於史可法，聽得他很有威望，因此也有幾分怕懼。

他就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商討對付史可法的計劃。

部將說：

「史可法是朝廷派來的督師，我們的行動，不能讓他知道。」

高傑同意着這個提議；他說：

「我本來也不願這樣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不過，揚州的人民太可惡了，不得不給他們嘗嘗滋味。史可法很厲害，多少總應該防備他。」

部將說：

「正是，現在揚州滿街屍體，這就很難看。」

高傑說：

「真的嗎？快派人把屍體埋了！」

部將又說：

「燒燬的房屋呢？」

高傑問：

「多不多？」

部將沉思了一下回答說：

「大約有兩三條街罷！」

高傑嘆了一口氣：

「糟啦！這却是掩飾不掉的劣跡呢！」

接着他又吩咐部將說：

「你們儘量去設法，總叫別人到了這裏，看不出經過兵禍的

形跡。」

部將搖搖頭，回答說：

「真可難啦！」

高傑把桌子一拍，喝着：

「什麼話？我給史督師砍了頭，你們也不見得能保得住腦袋啊！」

部將見高傑動了氣，只得全部應命退去。

當晚，部下，把全城劃分了區域，掘着許多大坑，把屍首埋在坑裏。又把燒燬的餘屋，拆卸了。

第二天早晨，史可法到了揚州。

高傑戰戰兢兢的去謁見，他滿身冷汗，面色忽青忽黃，吶吶地報告說：

「不知道督師要到揚州來，所以不及出城來迎接，請督師恕罪。」

史可法握着高傑的手，坦白地說：

「將軍兵事倥偬，也不必這樣拘禮。況且，這時是內憂外患交相進逼的時候，國家十分危險，我們只能實實在在替國家出力，一切俗套虛文，都應該免除，才好！」

高傑聽了，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史可法又說：

「得功，良佐，漢清那裏，我都去過了，他們也覺得以前的做法，確是不利國家，以後，他們去願意各守防地，放棄私人的意見。」

高傑回答說：

「我所以到揚州來，也因為他們向我進逼，我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手段。」

史可法說：

「過去的事，還提他做什麼？現在我並不來判斷過去的是非，却是來和將軍們商討以後怎樣保衛土地，抵禦敵人的方法！清兵平定黃河以北，毫無疑義就要指兵南下，這時，我們不預先防備，臨渴掘井，又何濟於事呢！」

高傑聽了史可法的話，十分快樂，知道自己過去的妄作妄爲，不必擔心有什麼處分了。

但是史可法雖然這樣開誠布公的待人，而高傑因爲自己做了虧心事，依舊仔細監視史可法。

他派了親兵，暗中跟隨着史可法注意他的行動。連史可法的公文，也要看看才給發出。

這消息，史可法的部下去報告史可法。

史可法說：

「高傑因爲怕我上奏朝廷，治他的罪，因此心虛，我開誠佈公；就是他檢查我的公文，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假装不知道就是。」

。

有一天，高傑的親信，把史可法給朝廷的一個奏章又偷來給高傑檢查了。

高傑把公文拆開讀着：

「近來人才日耗，仕途日亂，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空談是非，誘導淫侈者罰諸無赦。」

高傑雖然是凶狠的綠林，但是一隻猛虎，却不是狡狐，他讀了這樣摯切的陳詞，不禁流淚說：

「這樣忠義的人，我怎能那樣看待他呢！」
立卽，召回派去監視史可法行動的親兵，並且親到史可法那裏請罪。

他說：

「督師，我以後一定願意服從你的指導教訓了。我當忘記一切的私見，爲國出力；並且尊重朝廷，誓死不變！」

史可法也安慰他說：

「既往不咎，來者可追，這才是大丈夫的行爲。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勇的將士，今後我們應當更努力爲國雪恥報仇！」

高傑服從了史可法，給史可法忠義報國的精神所感動，就率領了兵馬北征。當他出師開歸的時候，奏章中曾有這樣的話：

「臣知得功與臣，猶介之前事，但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

再與同列較短長哉！」

史可法的精神，居然把猛虎似的高傑，感化得非常馴順，以前是把明朝當做仇敵的，現在却爲明朝盡忠了。

高傑是偉大的，

史可法却更顯得偉大了。

在高傑率兵北征的時候，史可法調黃得功和劉漢清到邳州宿州防河，但黃得功懷着舊時的仇恨，果然不肯作後援，漢清更是推三却四，不顧唯命。

史可法沒法，就調了劉良佐駐徐州助高傑，

分配防地的時候，各人都只擇取輕便的地帶。

從王家營到宿遷，形勢非常重要，但誰不願負責。史可法就慷慨地自己擔任。

他到任以後，立即令部下沿河南岸，修築堡壘，先固守勢。
史可法不但是一個忠君報國的模範人物，也是文武雙全的能
才啊！

七 小人在朝——是非不分

史可法雖然在外邊爲國盡力，但朝廷中依舊渾渾噩噩，像做夢一般過着生活。

當時，有一個義士何剛，他瞧着國家的情勢，便上奏說：

「臣請陛下在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復。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退行而求前進也。」

忠義的臣民，雖然把國家的地位，看得十分重要，但亡國的皇帝，亡國的宰相，亡國的大將，雜湊在小朝廷裏，如何會覺悟呢？

福王登基不久，立刻就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又派了許多太監到民間去搜尋美女。隨意在女人的額上貼一塊黃紙，就要送進宮去。

有一天，福王在興華宮，好像遺失了珠寶似的，心裏悶悶不樂。

太監韓贊周向福王問：

「陛下爲什麼這樣不快樂呢？」

福王嘆了一口氣說：

「梨園中沒有一個好角色，怎能不使人煩悶呢？」

馬士英一聽了這話，立刻下令，把江南的名伶全都召到南京

來。

不僅這樣，馬士英還和阮大鋮朋比爲奸，內結太監，外連鎮

將，引用自己的朋黨。就是不識字的白丁，只要鑽門路，送金帛，做大官是毫不費力的。

職方賤如狗，

都督滿街走！

這兩句俗謠，可以想見當時的朝政，是腐敗到怎樣的地步了。

史可法雖然不在朝廷裏，但是這種情形，他何嘗不知道。但他一心耿耿報國，活一天，總得掙扎着一天。

他在那裏防禦清兵進攻的時候，那時在他任職後的一個月，
諜報到來：

「清兵已進了宿遷。」

別人聽了這消息，全都震動了。可是史可法却若無其事的，

瞧着地圖。

第二天，他到白洋河，立刻令總兵官劉肇基去救援。

劉肇基也是個勇將，他把清兵打得落花流水。

清兵見宿遷沒法進攻，就去攻邳州。

肇基又帶了兵追到邳州。相持半月後，清兵進攻不利，就退兵了。

於是劉肇基乘勝追擊，收復了好幾處地方。

史可法把勝清兵的事，報告朝廷裏。

馬士英瞧着史可法的奏章，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座客問：

「你爲什麼笑啊？」

馬士英答說：

「我不笑別的，我只笑史可法也會來這麼一套把戲！」

大家聽了馬士英的話，都很奇怪。便又問：

「史可法不是奏報打退了清兵，收復着幾處重要的地方嗎？」

馬士英冷笑着：

「奏章上是這樣報告，白紙上面寫着黑字，瞧上去並沒有錯。

座客又問：

「你以為沒有這回事的嗎？」

馬士英又哈哈大笑了好一會，才說：

「笑話，大家以為真有這種事情的嗎？笑話得很，這不過是史可法的妙計吧了」。

大家聽了，更是顯着不解的樣子，問：

「那麼他何必要虛報這些戰況呢？」

馬士英揮揮手笑着說：

「這種方法，並不新奇。一個防江守土的將軍，到年底快到
可
的時候，來一個敘功的報銷，好把軍耗一筆勾去，史可法還不是
襲人家的故智哪！」

大家聽了都噤口沒有話說。

唉，史可法冒着艱險，在前線揮兵退敵，而朝廷中的奸臣，
却反說他是一種報銷軍耗，敘功請賞的把戲，亡國的黑暗情形，
真是令人痛恨。

這時，正是十二月時候，清兵進佔了河南開封。

高傑到徐州，沿河築壘，鞏固根據地。

清兵到了孟津，先派了精兵渡河，然後分兩路南下。

一路從濟寧到夏鎮，

一路從洛陽攻鄧州。

高傑便進兵守歸德。

當時，前線的形勢，是十分危急的。而幾個鎮將中只有高傑能忠心報國，其餘幾個，却彼此觀望，趁着機會，爭取自己的地盤。

史可法和高傑接連上了幾道表章告警。

馬士英說：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李自成在陝西，力量還很大，北兵雖然說是渡了黃河，也還得顧慮一下他的後方，怎敢就來窺長江呢？」

接着，連說了幾個：——「不妨事，不妨事！」

部下有人奏請他派兵往援。

馬士英笑着說：

「你們以爲只要兵多就可以打勝仗了嗎？這簡直是笑話。從前三國時候，曹操以百萬雄師南下，却給周瑜三萬兵破敗了。幾乎全師覆滅。晉朝時謝玄用八千人破苻堅。用不着張皇，只瞧統領兵馬的人是不是出力」？

朝廷中一般忠臣，像呂大器等聽了這話，都冷笑他。

張慎言暗地裏向呂大器說：

「這是馬士英的鬼計多端啊」！

呂大器說：

「我何嘗不知道呢？他把這責任推卸在史可法身上，將來還

可以辦他不出力的罪名」。

張慎言說：

「我們怎樣設法呢」？

可是大家都沒有什麼方法可想，馬士英握着朝政的大權，誰敢多說話呢？

第二年二月裏，河上又告急了。

福王下詔令劉良佐黃得功兩個鎮將扼守着潁壽。

高傑到睢州去。

他叛變的情形。

當高傑帶兵到睢州的時候，許定國就向高傑說：

「這裏城廂很小，你的軍隊，最好駐紮在城外」。

高傑不預防這是詭計，當下就答應了。

到了晚上，許定國派人送信給高傑，約他進城去商議軍事。

高傑也欣然答應，單身到城裏去。

等高傑進城以後，城門關了。

許定國的軍隊，把高軍包圍着全都繳械了。

高傑到了城裏，走進許定國的營中，伏兵早已起來，把高傑亂刀砍成了肉醬。

史可法聽得這消息以後，嘆息着說：

「中原從此怕要沒有辦法了！」

他急遽地趕到徐州，鎮撫亂兵，又派了高傑的外甥叫李本身來繼統高傑的餘衆。

但是，這一項措置辦法，使黃得功，劉良佐，劉漢清他們非

常不滿意。

他們原希望高傑的軍隊潰散以後，少一個和他們分地盤的人，如今史可法又派了李本身代替高傑，於是紛紛上奏章彈劾，說他越權瀆職。

馬士英也妒忌史可法的威名一天天張大，就趁着大家攻擊史可法的時候，把高傑的監軍使衛元文升任爲兵部右侍郎，着他駐紮揚州，經營歸開歸的軍務。這一來，可以縮小史可法活動的地盤。

清兵趁明軍內部調動的時候，就進攻淮南。

但是，朝廷中的奸黨，他們那裏把國事放在心上呢？

阮大鋮，馬士英，只是壓迫東林的名士，箝制人民的輿論，清兵的進退，完全置之不理。

這時，湖北鎮將左良玉起兵東下了。

他是一向同情東林，厭惡馬士英。因此他以驅逐朝廷中奸黨爲名義；大舉向南京進攻了。

這一件事，却使馬士英害怕起來。他立即飛召黃得功、劉良佐等來保駕。

但史可法却因清兵步步南進，形勢險惡，連奏告急。

福王也有些擔憂，立刻召集羣臣商討對付的辦法。

許多朝臣，都主張撤退淮揚的駐軍，把京都南遷。

但大理少卿姚思孝說：

「堅守淮揚，還可以保全苟安的局面，要是把那裏的軍隊撤回，也許左良玉不能打進南京，但清兵却會勢如破竹地到江南了！」

馬士英聽了，不禁大怒起來。

「說這種話的，一定是東林派的意見。難道想藉口防敵，來讓左逆入犯嗎？北兵來，可以商量和議的條件；左逆來，你們可以去做大官，只讓我們君臣去送死！」

他不許再有防守清兵的意見發表，立即下詔召史可法來援。

當史可法渡江到燕子磯的時候，黃得功已把左良玉打退了。

史可法立卽到天長，檄諸將盱眙。但是盱眙不久已淪陷。

史可法一晝夜奔回揚州，這時的情形，真是到了十二萬分危急的地步。

八 袍笏招魂——千古遺恨

史可法到了揚州的城郊，只見四郊的居民，都成羣結隊的逃難了。

他很奇怪，就急急趕到城邊。

城裏的民衆，也像潮水似的擁擠出來。

身上背着米糧的，

肩頭挑着行李的，

一羣羣，一隊隊，

小孩拉了大人們的手，

一步跑一步走地奔波着。

「這是怎麼一會事，難道清兵已到了這裏嗎？」

史可法想着，便去找了一個逃難的人來問話。

那逃難的說：

「許定國的軍隊，已從淮州到這裏來，不久清兵也快到了。」

史可法安慰他說：

「沒有的事，這一定謠言，你們逃到那裏去呢？」

許多逃難的，都圍聽史可法的消息了。

史可法說：

「你們不要輕信謠言，清兵決沒有來得這樣快，不要這樣盲目逃啊！」

一個難民說：

「但是，城裏沒有一個守衛兵，萬一清兵來了，又有什麼辦？」

法抵抗呢？」

史可法說：

「不要緊，我可以去調兵來保護你們的。」

另一個用奇怪的眼光向他望着，一會以後，才又問他：

「你有什麼權力可以調救兵呢？」

史可法笑着說：

「我就是史可法史督師啊！」

民衆都歡呼起來了！

「史督師來啦！我們都能活命了！」

接着這呼聲就傳到揚州城裏每個角落，歡呼史督師的呼聲，

響遍了整個城廂。

史可法又說：

「逃難是不可能的。你從揚州逃到鎮江，萬一鎮江又到了清兵，你們又往那裏逃呢！逃到後來，還是死路一條。」

大家問：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史可法說：

「我在這裏，你們也跟我在這裏，我去調兵來，清兵如來攻城，我們殺得他們落花流水。清兵打不過我們，我們不讓清兵打進來，自然不必逃難了！」

大家都歡呼起來：

「我們跟史督師在一塊！我們不逃啦！」

這一聲，又傳到城廂的每一個角落，大家都安靜下來了。

「史督師，史督師是我們揚州人的救星！」

上書朝廷告急。

兩天後，民衆見沒有一個兵到揚州來，便來問史可法。

史可法說：

「別急，我已經下令去調兵了，這幾天裏，一定有兵來的。」

然後，他又向大家說：

「萬一沒有兵來到這裏以前，清兵已來攻城時，我們也可以守得住的，我史督師在此，你們放心吧！」

民衆都說：

「我們一定聽史督師的吩咐，幫史督師守城！」

檄文下去許久了，表章也派了快馬送去了，但是一天，兩天

始終沒有一個兵應召到揚州，朝廷裏連回音也沒有。

史可法也有些焦急起來，他在城樓上眺望着，忽然瞧見遠處有灰塵飛揚起來。

他擔憂着說：

「大概不會是清兵攻來的呢？」

忽然，劉肇基從白洋河防地馳得揚州了。他跳下馬，俯伏在史可法的面前，說：

「督師，我來遲了，但是因為我把白洋河的防務佈置妥當時，已到今天了！」

史可法扶他起身，笑着說：

「你還是算最早趕到這裏的呢！」

劉肇基訝異地問：

「難道鎮將沒有派援兵來救揚州的嗎？」

史可法說：

「我也不明白，不知是否他們沒有得着我的檄文呢！」

劉肇基搖頭，歎了一口氣，說：

「就是爲了各人的地盤着想，揚州也是江北的要地，總不能讓清兵唾手而得；否則怎能保全各人的土地哪？」

史可法見揚州已有了援兵，也放心得多；雖然明白孤城的保守，還是不可能的事，但他覺得此刻已經沒有對老百姓撒慌了。

總兵官劉肇基，

總兵李棲鳳，

監軍副使高岐鳳，

在揚州也有好幾萬兵屯集着，就是清兵來攻城，多少總可以抵抗一下了。

於是，各個有軍權的人，大家分配了防禦的要點，嚴陣等待清兵的來襲。

第二天，探子來報告說：

「清兵已到了城郊，大軍屯駐在斑竹園。」

史可法皺皺眉，立刻命令說：

「好，立刻去再探！」

但是，晚上時分，探子又繼續報告說：

「清兵來攻的，有十萬多精兵，他們正在計議進攻城廂的計劃呢！」

史可法嘆了一口氣說：

「我是決定了，城存，我亡，城亡我死，一切都聽憑吧！快去再探。」

探子走了不多時，城外的吶喊聲已大起了。

於是戰爭便開始。

第一次接戰，到夜半的時候，暫時告了結束。

但是，這一次激戰，却使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膽寒

了。

李棲鳳向高歧鳳說：

「剛才聽督師說話，他是準備死守揚州的呢！」

高歧鳳說：

「那還用說嗎？一個督師不能守城，又還有什麼臉去見人？」

李棲鳳笑道：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高岐鳳說：

「我們？照理，我們也應當盡軍人應有的天職。但是皇帝在南京，聽說酒，色，貪淫，把國家的事，都完全不管，只靠我們部下，又有什麼意思啊？」

李棲鳳點點頭說：

「正是，你說得真對！皇帝可以把國家置之腦後，我們也犯不着盡忠了。」

高岐鳳說：

「我早有這樣的的意思了。要做官，管牠大明大清，反正都是

一樣的。」

李棲鳳說：

「趁今夜四更時分，我們帶了兵去投降清軍，好不好？」

高歧鳳說：

「就是這樣決定吧！」

天色剛微明時，一個總兵，一個監軍副使已率兵去投降清兵了。清兵的將軍多鐸却寫信來勸史可法投降。

史可法得了這樣的消息，頓足說：

「唉，我如果爲了個人的出路，也不必等今天了。大家誰不願守城的，就請立刻出城去！」

他說着把多鐸的來信，立刻撕碎在地上。

衆人都宣誓說：

「我們都願跟史督師進退！」

史可法拔出一把寶劍說：

「我是不希望活命的，城破，我就死！」

大家又齊聲說：

「我們也願意跟史督師一塊兒死！」

這樣，城中文武官員，各自分配擔任守衛。史可法自己擔任西門最險隘的地方。

清將軍多鐸見史可法不肯獻城降清，便把大兵圍住了城池。一面又派登城隊奮勇奪城。
大戰便開始了。

清兵晝夜猛攻，但是城垣堅固，不容易突破。

揚州的民衆，見史可法這樣忠義勇敢，也都幫忙擔土，運泥

，搬石，……

軍民一條心，齊把性命拼！

揚州是揚州民衆的，決不讓清兵跨進一步來。

多鐸見攻不下城，又寫信恐嚇史可法，要他獻城，但威嚇也沒有効力。

於是多鐸又換了勸誘的口氣，寫信給史可法。但史可法連信法也不拆，拿來就燒毀。

多鐸前後寫了五封信，史可法却沒有拆讀一句話。

三天以後，清兵更聚集得多了。多鐸還用大礮轟城，戰事也更劇烈起來。

但是，衆寡敵，這是無可挽回的運命，城垣的西北角，總於給大礮轟塌了，這樣清兵便蜂擁進城了。

國。

史可法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立即拔出佩劍，實行自刎殉

參將許瑾抱住了史可法，解勸說：

「督師勿尋短見，我們再去尋找別個機會報國吧！」

史可法厲聲說：

「城破了，我的力也盡了，還等什麼呢？」

參將就擁着他出東門。

史可法大聲喊着：

「我是史督師，快來殺我。」

清兵一聽得史可法的喊聲，便把他捉住，擁了他去見多鐸。
多鐸佩服史可法的人格，見了他後，很客氣的招呼他，並且稱他先生。

多鐸說：

「我五次帶信給先生，都被先生拒絕，現在被捕在此，你總可以降我了。」

史可法厲聲叱責說：

「別多說，我不幸被執，死就是啦！」

多鐸說：

「倘若你能幫我收拾江南，我一定重用先生，請先生仔細考慮一下。」

可法罵他說：

「我是大明忠臣，豈是賣國求榮，苟且偷安的人。頭可斷、志不可屈！」

多鐸說：

「你既願爲忠臣殉國，就殺了你，成全你的名節吧！」

史可法說：

「你雖把我碎屍萬段，我也願意。但揚州全城的生命，生死之權，操在你的手裏。希望你寬大爲懷，萬不可妄意屠殺。」

於是這位轟轟烈烈的民族英雄，忠義烈士，便死在清軍的亂刀下面了。

劉肇基率部下四百人和清兵巷戰，也犧牲在城中。

多鐸因攻城，損失兵馬很多，十分憤恨，又知道民衆幫助史可法守城，更是憤怒；於是下令屠殺。

揚州八十萬民衆，無論老幼，不留一人，這是何等悲壯慘酷的事蹟啊！

史可法被害以後，有人尋覓屍骸，但因爲天氣很熱屍多腐爛

，無法辨認得出。

第二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於揚州梅花嶺下，就是供後人憑吊的，「衣冠墓。」

九 捨身報國——精神永存

史可法死了，他的遭遇是多麼悲慘，死後連屍身也不知道在那裏；但是他的偉大的精神，却是永垂千古，不會泯滅的。

他的一生，有許多地方，為一般人所不能及，而且足資我們的效法。

當史可法做督師的時候，威名四震，地位崇高；但是他暑天走路，從來不張傘，蔽遮炎熱的陽光，吃的食品，也從來沒有兩樣菜蔬。夏天時候，不用扇，冷天時候，不着皮裘。

最忙碌的時候，晚上睡覺，都不脫去衣服，生活的簡單困苦，和一個士兵是一式無二。

四十多歲了，但是還沒有兒子。

憾。

因此，他的夫人對他說：

「你已經年逾四十，可是還不曾有子息；可以娶個侍妾吧！」

史可法長嘆着回答說：

「國事危急到這種地步，做臣子的敢打算養兒女嗎？」

從他的說話中，可以想見，他一生只爲國家打算，一點沒有爲私人的利益着想過。

史可法在淮陽督師，就是在除夕晚上，仍舊辦事。到半夜時分，他想喝點酒。

他的酒量，本是很大；但他從辦理軍務以後，却已斷酒了許多日子了。

這夜，他把廚夫叫了進來，問他有沒有酒菜。

廚夫回答說：

「酒是有的，但怕沒有菜了。」

廚夫出去，一會就端了一壺酒，和一碟鹹豆豉進來。
「督師，只有一點鹹豆豉了。」

史可法點點頭，命他放在桌上，說：

「你去多要一點酒來吧！我知道你已遵照我的吩咐，把肉都分給將士們啦！」

廚夫回答說：

「正是，督師，肉全分給將士們了。」

史可法等廚司拿了酒來以後，便開懷暢飲起來，接連喝了幾十杯。

但是，他想起了國家的危急，熱淚也滾滾地流下來了。
直到四更天氣，覺得疲倦得很，就靠着書桌，朦朧睡去。
天亮了，將士們齊集轅門來候早安，見營門還關着不開，大家都很驚異。

這是一件多麼反常的事情啊！

於是大家向侍從詢問。

侍從把昨夜史可法飲酒的情形告訴大家。

知府任民育說：

「督師有這一晚的安睡，真是太難得了。」

部下說：

「是的，督師每天從早晨天明辦公開始，每晚直到五更才打一回瞌睡，今天的情形，真是少見的。」

知府立卽傳更夫來，對他說：

「你依舊打四更吧！」

更夫顯得不解的神情，向知府呆呆地望着，真不知任知府這樣奇怪的命令是什麼意思。

任知府重複說：

「你依我的話去做就是！」

然後，任知府又對侍從說：

「督師難得有這樣的安眠，大家切不可驚醒，讓他好好的睡一覺，休息休息多天的疲勞吧！」

於是更夫「冬冬篤篤」地打着四鼓。

一會以後，史可法驚醒過來了。
他抬起頭來。

窗上已映照着朝陽，
樹枝上的啼聲，也非常的响亮；
接着又聽得：

「冬冬篤篤，冬冬篤篤
噠，噠噠噠！」

史可法揉了揉睡眼，凝神地傾聽着。

更鼓又響了：

「冬冬篤篤，冬冬篤篤

噠，噠！噠！噠！」

史可法不禁拍案怒罵着！

「糊塗的傢伙，天亮了！還打四鼓！」

他立即喚叫侍從，把更夫傳到營裏。

更夫戰抖抖跪在案前！

史可法喝着：

「你怎敢違抗我的命令？你瞧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爲什麼還打四鼓，你敢擾亂我的軍律嗎？」

更夫呐呐地回答說：

「我怎敢違犯督師的吩咐？」

史可法拍桌喝着說：

「但是你明明却打着四鼓呀！給我責打軍棍一百，快！」

衆將士都跪下來討情，說：

「這是任知府的吩咐。」

史可法愕然問：

「任知府有什麼權力可以叫他打四鼓呢？」

任知府聽得了史可法要責罰更夫的消息，忙的趕到營裏向史可法說明所以令更夫仍打四敲的原因。

史可法嘆了一口氣說：

「唉，但是怎能因爲我一個人的私情，更改軍律啊！下次切不可這樣因私廢公了。」

他就命更夫退去。

大家便勸他爲了身體，應該保重些，不要常常這樣接續一旬半月的不休息。

史可法說：

「我怕上負朝廷，下負吾師啊！」

史可法捨生爲國的精神，從他的言行中，都流露無遺了！